

冼星海一生创作了500多首革
命歌曲，被毛泽东同志热情地
称赞为「人民的音乐家」。

星海情

X I N G H A I Q I N G

陈晓董 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星海情

XINGHAI QING

陈晓董 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星海情 / 陈晓董主编.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219-09441-9

I. ①星… II. ①陈…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110108 号

监 制 白竹林
责任编辑 罗敏超
责任校对 周月华
美术编辑 王 霞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印 刷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9441-9/I · 1782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编委会

主 编：陈晓董

副主编：黄伟刚 陈志辉

编 委：王 胜 梁惠明 林建锋 关柳娟
黎 毅 梁钰媚 钟泳薪 何炽海
胡炎钊 陈启潮 黄锦添 谢克忠

序

走进星海故里

张胜友

这是一次艺术朝圣之旅。

值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一拨拨作家、艺术家顶礼膜拜地走进广州南沙区（原番禺区管辖）榄核镇，去聆听一位伟大音乐家的心灵倾诉，去感悟如黄河波涛澎湃的英雄旋律。

榄核镇地处珠江口，是一块浸在水里的陆地，河涌交错，水网纵横，容奇水道、沙湾水道环绕西北，南沙港、莲花山港、顺德港近在咫尺。水是榄核镇的精灵。据史籍记载：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渔民们纷至沓来，在这片水天盈盈的泽国拾贝采蚝，把废土弃于滩涂上。潮涨潮落，冲洗堆积，昼夜不舍，滩涂上便分布出形似橄榄核土堆。橄榄核土堆联袂成片，初称作“榄核圩”，后人烟渐稠密，商业日趋盛，遂有了正式名号——榄核镇。

洗星海的祖籍便在榄核镇湓湄村。湓湄村一派“水之湄，河之滨”的田园风光，汨汨河水穿过古朴的村落，却以凄风苦雨滋养了一位音乐天才。洗星海是水的儿子，1905年6月13日，当他降生在一条渔船上时，无片瓦遮头，只有水波簇拥，寡居的母亲黄苏英仰望星空，哼唱咸水谣，给小小的生命取了一个粲然的名字：星海。

黄苏英无疑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贫穷的母亲带着幼小的星海辗转漂泊在澳门、马来西亚、新加坡，一边给人家帮佣，一边供星海上学。少年星

海音乐天赋光华闪耀，先后就读于岭南大学附中、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进修小提琴、钢琴。后又远赴巴黎勤工俭学，师从丹第（V. D'INDY）学提琴，师从杜卡斯（Paul Dukas）学作曲理论与作曲。在弥漫着艺术灵感的巴黎，青年冼星海创作灵感如泉喷涌，《风》《游子吟》《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中国古诗》等作品均于其留学期间问世。

1935年游子归国，祖国山河破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冼星海毅然决然投入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大量群众歌曲如《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游击军歌》《路是我们开》《茫茫的西伯利亚》《莫提起》《黄河之恋》《热血》《夜半歌声》《拉犁歌》《祖国的孩子们》《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生产大合唱》等应运而生，一时间风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1938年，冼星海任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正是在宝塔山下、延河岸畔，他与光未然合作的《黄河大合唱》横空出世，雄浑激越的旋律响彻中华大地：“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正如诗人谷禾所吟诵的：这歌曲里，“有一个民族的呐喊”，“有一个民族的血泪，呼吸，疼痛”，“是一个民族挺起的脊梁”……

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不幸病逝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年仅40岁。一颗音乐巨星、东方贝多芬，经过轰轰烈烈的生命燃烧之后，光芒四射，映照华夏，又倏忽间如流星一般地陨落了……

赤子报效为国，魂兮归来在乡。冼星海又回到了生他养他、多水的榄核镇湓湄村，与故土、乡亲为伴，与春水秋波、夜空繁星厮守，永不分离。“小桥流水”式幽静的小乡村矗立起了冼星海塑像，入村的主路叫“星海路”，村内的街巷也分别以“星海街”“海生街”“星河街”命名，处处留下了冼星海的足迹与身影。

故乡的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珠江水系与黄河水系是相通的，冼星海的人生之旅，正是怀着童年的苦难、背负着父老乡亲的嘱托，汇流入祖国的大江大河，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如中流砥柱挺身而出，用黄河的

咆哮掀起了撼天动地的惊涛……祖国抗日战争胜利了，民族渡过劫难重生了，冼星海又回到故乡安息了。

榄核镇，为养育了冼星海这样的儿子而倍感骄傲！

当我飞返北京后，传来喜讯：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2015年4月21日，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在南沙举行隆重的挂牌仪式，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等一众官员，纷纷前来揭牌致贺。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范围涉及60平方公里，定位为港澳全面合作，前景颇为看好。

前三十年，深圳特区作为“共和国改革长子”，一路披荆斩棘，闯关夺隘，创造了令全世界为之瞩目的中国式奇迹；我们可以预想，后三十年，广东自贸区南沙新区揽新世纪八面来风，鼓荡“一路一带”新风帆，珠江三角洲大地必将耸立起又一个“新广州”。

榄核镇占据珠三角平原中心区位，距深圳90公里，距珠海80公里，距广州32公里，正如散文家韩小蕙所言：“小小的榄核镇站在广州南沙新区的‘臂弯’里。”天工造化，榄核镇将挟“天时、地理、人和”之便，坐收自贸区“近水楼台”之利。

斯人有幸，冼星海先生在天之灵，当歌之舞之狂欢之，为今日故乡已汇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滚滚洪流而露出欣慰的笑容啊！

乙未岁仲夏于北京

目 录

散 文

- 003 在冼星海故乡迎接春天 / 韩小蕙
- 016 湓涑的精魂 / 艾 云
- 021 星与海：榄核河的怀念 / 陈世旭
- 026 再来榄核 / 鲍 十
- 031 安得清平与自由，不必再怒吼 / 丘晓兰
- 035 从文德路到湓涑村有多远 / 王十月
- 040 湓涑村速写 / 黄金明
- 047 在水之涑 / 詹谷丰
- 057 “榄核”掠影 / 邹 萍
- 061 榄核听星海 / 王威廉
- 066 男人冼星海 / 塞 壬
- 070 榄核镇的傍晚 / 杜绿绿
- 074 南方人的星海 / 冯 娜
- 079 念桂香 / 章 元
- 083 听他的音乐 / 皮佳佳
- 088 大地上的钢琴曲谱 / 李小嫫
- 091 湓涑村咏叹 / 陈善璩
- 094 甘蔗情 / 曾丽琼
- 099 甘蔗地上的美丽乡愁 / 檀 子
- 102 榄核之核 / 练洪洋
- 106 生活原来可以如此之美 / 谢克忠

- 109 星海，我在故乡等你 / 许星威
112 走进冼星海的思想城堡 / 孙庆丰
119 奔到黄河里的珠江浪 / 莫景春
127 守望的声音 / 常晓军
132 高山之巅 / 阿莹

诗 歌

- 141 榄核诗篇 / 谷禾
145 关于黄河，关于大合唱，关于人民的音乐家（组诗）/ 林隐君
150 音乐中的胎记（外一首）/ 浦君芝
152 遇见榄核（外一首）/ 锦璐
155 十月的倾诉 / 袁同飞
161 来自大海的歌唱（组诗）/ 沈奕君
164 橄榄情 / 泥文
168 琴上黄河（外一首）/ 罗书録
172 你走了，但你还活着 / 曹子朝
176 与星海一起歌唱（组诗）/ 许星
181 致冼星海（组诗）/ 温青
185 我想穿越百年到你的琴声里住一个晚上（外三首）/ 李晓泉
189 冼星海，一个心中有黄河的歌者（组诗）/ 梁文权
193 冼星海之歌（组诗）/ 郑安江
197 星光下的湓涓村（3首）/ 彭家洪
201 在冼星海的故乡（组诗）/ 冰岛

歌 词

- 211 歌词二首 / 伍永恒
214 歌词二首 / 汪茶英
216 星夜的海 / 毛梦溪
218 榄核恋歌 / 汤松波
219 你还在这儿歌唱 / 高文献

散文



在冼星海故乡迎接春天

韩小蕙

大背景

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我竟然有幸在榄核镇迎接甲午新春。

全国人民肯定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榄核镇在哪儿，但我若说这里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故乡，大家眼前立刻就会浮现出椰风蕉雨、白浪卷沙滩的南国美景。不错，尽管时令赶在“三九四九不出手”的节骨眼儿，但那说的是我土生土长的家乡北京，此刻那里正是万木萧萧一片枯枝。而在温暖的广州这边，淡淡的蓝天上飘浮着一朵朵悠闲的白云，金亮阳光依然用她母爱的热度，一往情深地拥吻着大地。碎钻一般的金桂吐着甜香，紫红的三角梅和红色木棉轻快地绽放在枝头，大王椰像卫兵一样挺着立正的胸膛，芭蕉香蕉凤尾蕉们则摆出无限柔美的芭蕾范儿。街头这里那里，目光流盼之间，在在是一片片葳蕤的绿叶，处处是一派派浓烈的绿意，馋死北方人啊！

小小的榄核镇站在广州南沙新区的“臂弯”里，她还比广州更多了一“绿”——成片成片的果蔗，是榄核镇的“镇镇之宝”。“蔗”即甘蔗，大家都知道的用于榨糖的经济作物，其溯源大约可与稻米、番薯等同样古老；但果蔗则有点儿不同了，“果”在这里取水果之意，谓之为“水果甘蔗”，也就是说它不是经济作物而是水果，像香蕉苹果大鸭梨也似；人们不是吃

它的糖，而是嚼它的甜——哎哟，我怎么越说越乱七八糟了，糖不是甜，甜不是糖吗？对了，“糖”——“甜”在这里是两个概念，甘蔗与果蔗是两个品种，水果甘蔗是饭前饭后当水果来吃的，生津、败火、养胃、刮油腻、去血脂，近年来已悄悄爬上了广州、上海、北京、天津、武汉、长沙……乃至港澳台的餐桌。它还有一层重大意义与春节有关，即果蔗天然地蕴含着“从头到尾节节高，一年四季甜蜜蜜”的寓意，因而成为南方广大人民群众过春节的必不可少之物；而当北方的更广大人民群众听说后，亦想方设法弄上几根，摆在家里偷着乐，也算赶了一个“马上高大上”的新时尚啦。

话说回来，榄核镇的果蔗绿，那叫一个漂亮！基本上都是长方形或正方形的一大块地，用竹竿儿横着竖着架成排（使之不倒），身躯以下部分罩上网子（防小野兽偷啃），结果呢，上面便只露出翠绿的尖头叶子部分，有半米高，远远望去，似齐崭崭的新出土秧苗，像绿油油的蔬菜大棚；似万物复苏的新生林地，像飞满了蝴蝶的绿色山谷；似诗人笔下的绿肥红瘦，



南二环高速公路、东新高速公路等快速路从榄核穿境而过，榄核从昔日的“锅底地”变成了发展的“黄金宝地”

像画家涂抹出的春之消息；似全中国最好听的生命乐章，像全世界最美绿色的评选舞台……我的眼睛都看直了，心里一下子振奋起来，恨不能自己也站到它们中间去精神一回！

脚下的土地位于珠江三角洲中心地带，东临深圳东莞，南与珠海为邻，西和佛山、顺德接壤，北连广州番禺城区。远古的洪荒时期，这里还是浩渺连天的泽国，后经年深日久的冲击，泥沙不断堆积，终于形成陆地，状如橄榄之核，故得此名。改革开放之前，虽为鱼米之乡，却是空享美誉，民众生活困窘，家家都不富裕。至于20世纪初年，这里更是极其贫穷的远海僻疆，冼星海是在飘摇于大海上的一条渔船里诞生的，当时其父已被大海吞没，母亲靠做佣人将他养大。

我在冼星海的祖村湓（音半）湄村口，看到他的一尊雕像，这位伟大的人民音乐家，身穿八路军军装，打着绑腿，右手执指挥棒，左手托着日月河山，正在英气勃发地指挥《黄河大合唱》。村里有一座冼星海纪念馆，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有慕名者来此瞻仰。而今天的湓湄村已经变成别墅式洋房一座连一座的富裕村，村中有清澈流淌的小河，有鹅叫鸭喊的水塘，有农家经营的垂钓园，还有好几家喧嚣的饭店。每天一到傍晚，便被来客坐得满满的，热闹得像天天过大年。最引人注目的是饭店的墙上，顶天立地贴着冼星海的照片、生平、艺术简介及成就，星海文化既是村民们处世做人的精神楷模，也成为他们发展经济发家致富的概念性品牌。

榄核镇上还有一所星海小学，花园式的校园，也摆放着一尊高大的冼星海雕像，还有冼星海纪念馆、冼星海音乐班，举办过冼星海音乐节以及音乐比赛等等。镇里正在扩建中的公路将更名为星海大道，不久的将来星海音乐学院附中也将矗立起来……榄核镇党委、政府正在广州市和南沙新区领导的强力支持下，群策群力，整理思路，规划“以打造星海文化品牌，突显星海产业，从而迅速融入粤港澳优质生活区”的发展构想，新上任的陈晓董书记正在想方设法，寻访高士贤达和各路专家，请他们共襄榄核镇的“星海事业”发展大计。

当然，文化唱戏，归根结底还是要给经济搭台，让乡亲们日子更上

一层楼。比如“镇镇之宝”的果蔗，今年大丰收，卖得好，水涨船高价格跟着涨，乡亲们都大赚了一笔。可是农业是看天吃饭的高危产业，至少目前还是如此，怎么把高危变成低危或是不危？怎么旱涝保收、高低保收的绿色产业生态农业做起来？怎么让星海文化之光照亮榄核镇的阔步发展？这是陈晓董带着榄核镇领导班子整天琢磨的问题，他们想要在这块沃土上不断画出最壮丽的图画。

这就是我此次“新春走基层”的目标单位和它的大背景。我这次的任务是深入到农户家里，看看他们的收成，看看他们的日子过得红火不红火，看看他们怎么忙年过年，再看看他们对新一年和今后的日子有些什么美好的梦想。

我前前后后在榄核镇待了七天。亲眼看，亲耳听，用心记录，想的是把岭南农民们最真实的生活景象和他们的心思，带回北京，奉献给读者。

二十三，糖瓜儿黏

依照北方的风俗，一到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就算进入春节，正式拉开年的序曲了。“二十三，糖瓜儿黏”，说的是在这一天，大家都要吃一点糖瓜儿也就是关东糖，即麦芽糖，黏黏（此处音年）的，粘（此处音瞻）牙的那种，因为这一天是送灶王爷升天的日子，临行前给他的嘴巴上抹点糖，请他到玉帝那儿汇报工作时多说甜蜜话，侯宝林大师相声里，“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说的就是这一段。

广东这边是傍晚时分送灶王爷上天的。当我赶到榄核村13队郭苏女婆婆家时，时间刚刚好，稍作寒暄，拜神仪式即开始了。郭婆婆和儿媳等家人，虔诚地把祭品摆到灶台上，然后双手合十，嘴里叨念着“您在我家辛苦了一年……”之类的白话，恭恭敬敬鞠躬。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送灶王爷升天，仪式虽然朴素，但虔诚度不低。从郭婆婆的讲述中，我也才第一次知晓了咱们中华民间送灶神文化的来龙去脉，说的是每年腊月二十三，旧灶王爷上天履职，正月初二再派一任新官回来。这虽然带着迷信色彩，但也有敬畏神灵，懂得感恩的一点儿积极意义，所以变成了一种文化遗产。

我观察到，广东的祭祀文化有着自己的地域色彩。这里没有关东糖，自然也没有往嘴上抹糖的程式，但祭品都是好东西，有蛋糕、橘子、猪肉、汤圆、甘蔗、红糖、白酒、金元宝银元宝（纸糊的），还有利市红包……郭家在这边是比较贫穷的一户，郭婆婆已经八十一岁了，干干瘪瘪矮矮，一张脸已被岁月雕成一张小小的薄纸，她的不幸在于唯一的儿子已于十多年前离世，目前由儿媳妇带着两个孙儿女供养，儿媳身体不好，孙儿女尚读小学；而她的幸在于榄核镇有政府的贫困救助机制，最低救济金为每人每月530元。

让我完全没想到的是郭婆婆唱起咸水歌的时候，竟容光焕发，完全变了一个人。她随口就唱起了《拆蔗寮》：“择定良辰吉日拆蔗寮，三牲落镬妹心焦，又见兄弟饮酒微微笑，即话情哥归屋了……”这是一个长长的悲剧叙事诗，讲述一个外乡小伙来打工砍甘蔗，被雇主家女儿看上，两人私订终身，但小伙子没钱买聘礼，一去无音讯，女孩儿因思念成疾被病魔夺走性命。在郭婆婆的长吟短唱中，我竟然想到了《长恨歌》，虽然那是大雅，这是民俗，但那种悲情的叙事和心态，还真有相似的关联。

咸水歌又称渔歌，是粤语方言地区渔家传唱的一种民歌，是劳作的人们在田间、基围、河堤、树下自娱自乐的一种言之不足则歌咏之的民俗文化方式，音调婉转缠绵，节奏优美流畅，与人民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因而在粤海一带广受欢迎，辈辈传承。

榄核镇最有名的咸水歌歌手是何柳燕，她曾在广东全省咸水歌大赛中三次获得金奖。四十多岁的她会唱一百多首咸水歌，是跟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学的。可惜如今的年轻人基本都不会唱了，因而国家一直在对咸水歌进行抢救性搜集整理，并将之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请何柳燕

唱几句，谁知她张口就来了一首新渔歌：“榄核地方好风光，春到大地备耕忙。自从改革开放后，村容村貌换新装……”何柳燕自己在镇上开着一家小店铺，但经常抽出时间去教孩子们唱咸水歌，她已被北斗小学聘为“岭南校园文化校外辅导员”，她说孩子们非常喜欢学唱咸水歌。

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四，扫房子”，杜记正厅的十多张桌子还摆不下，又搭了一个二十多张大圆餐桌的大席棚。桌子上已经桌灯火熄，有了扫房子的意思。可是架不住滚滚的客人还是来，最远的还有来自香港澳门的，只能好吃好喝好招待。

这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两公婆，仨孙子，四个女儿三个女婿，一对儿子儿媳妇。女儿个个如花似玉，是远近闻名的美女，小时候由于家贫，老三老四已被妈妈送到别人家，做爸爸的心疼又要了回来。学历最高的是二女儿林有弟，广州培正学院法律专业毕业，自己开了一间网店卖东西。大女婿和四女婿也是大学毕业生，都在镇上工作，下班回家见到了，西装革履，文质彬彬，俨然投行的白领范儿。

俩白领脱下西服就跟着忙活起来，此时客人已经坐满了，大呼小叫，笑语喧哗。杜记自己创立了一品汤火锅，据说又补又清火——这是把吃研究透了的广东人最推崇的——因而生意兴隆。靠着饭店的财源，林金洪早几年就盖了四层半的别墅式楼房，家里有马自达小轿车和专司运货的皮卡。几个女儿也都各自盖了房子。四女儿还在镇里买了单元房，四女婿是湛江人，当初他俩恋爱时遭到老林的反对，嫌女儿找的是外乡人，但这个女婿心疼老婆，孝敬公婆，吃苦耐劳，表现得实在太完美了，最后坚冰终于融化了。